



## 走過那段路

「在這個世界上，沒有人真正愛她。」母親說。

堂妹的家離我家不遠，從窗子遙望過去就能看到她那有著紅色屋瓦的家，立在一畝田的對岸，佔了視線三分之一。聽說，那一整排房子，都是她們家的財產。

從上上代的祖先分家以後，我作為我們家族的老么——最和諧的家族裡的老么，享受著萬千寵愛，我不懂母親說的離棄、私生、爸爸不疼，媽媽不愛是什麼意思。堂妹說，她有兩個爸爸、三個媽媽，那不應該是有五個人同時愛她嗎？母親望著堂妹回家的背影，語重心長地在我耳旁道了一句：「在這個世界上，沒有人真正愛她。」

堂妹是我小時候唯一的玩伴，每逢假日，我喜歡在去她家的路上，享受早晨的日光。長長的道路長長的斜坡，不騎腳踏車而選擇步行反而更為愜意。天氣就像堂妹的笑容一樣晴朗，我們常並肩在往返彼此家裡的路上嬉戲，她額上的汗珠在日照下閃著光芒。見水塘裡的魚忘憂地游著，有時我們停下腳步，從包裡抽出素描本，就那樣席地而坐。

記憶裡的她總是很有自信，不僅成績好，也擅長體育，比起體弱的我，她就像一匹飛奔的黑馬。她的畫作擺在家裡的每個地方。然而當堂妹說出「希望能像姊姊一樣能彈一手好鋼琴、也擁有優秀的音樂



## 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高中組—首獎

才華」時，我竟有些緊張，心中擔心著如果她真的學成，會不會有天連我唯一的優勢都被超越。

然而有這樣的想法非常的不成熟，因為我擁有的遠比她多很多。父母親給我獨一無二的愛，栽培我成為優秀的孩子，而我在他們的期待下懷抱著希望出航：累了，家永遠是避風港；達成任何成就，有父母為我驕傲。然而堂妹像是斷了翅的天使，留在不完美的人間哭泣。

五年前堂妹的奶奶得了鼻咽癌，我見她笑得少了。

小的時候只懂得一起玩鬧的日子是最快樂的時光。我曾數度猜想，如果我繼續騎著腳踏車載她在這個小區塊閒逛、在田裡尋寶、試著在荔枝園「探索新大陸」……堂妹或許就能像以前一樣開朗——我以為，如果命運是夜色染黑了天，我們的快樂能像月光，成為照亮整個世界的希望。

我在去她家的路上奔跑，無畏烈陽。

「世上只有媽媽好，有媽的孩子像個寶，投進媽媽懷抱，幸福享不了。」母親哼著歌兒哄我入睡，我腦海忽然閃過堂妹那離開的背影。

「世上只有媽媽好，沒媽的孩子像根草，離開媽媽的懷抱，幸福哪裡找。」我壓低聲音接著母親的調調，她的笑容漸淡。幸福哪裡找，不是問號，而是句號。「在這個世界上，沒有人真正愛她。」母親也想起她自己的話。



## 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高中組一首獎

她的哭沒有聲響，靜寂灑了一地。她的父親趕不及回家，回家的卻是奶奶的靈柩。

記憶裡依舊清晰，那晚我守著跨年晚會的直播頻道，全台灣人都在倒數，倒數結束，迎來新的一年，送走昨日種種。鞭炮、煙火聲在四面八方此起彼落，熱鬧到我幾乎聽不到有人打來電話。我看到母親和父親拿了車鑰匙，「叔婆過世了。」母親沒有停下手邊動作，套上了黑衫。

我坐在客廳，看著桌上的全家福，又將視線望向窗外堂妹的家：整座城市都熱鬧著，唯有她佔地廣大的家帶著冷清，葬儀社的車接連開至。

「沒有媽媽最可憐，有媽的孩子真幸福。我願常在媽身邊，享受天倫樂。」這首歌，我和母親也再未哼起，然而幼兒園裡幸福地準備母親節表演的孩子練唱時，卻無心地讓我回憶起我那本應擁有幸福的堂妹。有時我也會想，通往她家的那條路，是一條心路，還是一條迷路？人生是未知數，生命終有結束的一天，這就是文字無法解釋的「無常」。今年我去找她，她笑得燦爛，明年我去找她，她還會在嗎？

走過這段路，是誰會在那盡頭等待我？抑或是沒有人等我。

我和堂妹在去她家的路上嘻笑的往事已走入歷史，如今我獨自坐在換新了的鋼琴前，看著這份父親給的愛，看著母親寫給我的



## 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高中組—首獎

每封信。我想起堂妹無聲的啜泣。「如果妳在外頭飛累了，記得回家。」母親的字跡差點被我的眼淚模糊，看到自己如此幸福，看到她翻過的鋼琴譜，想起她說過也想學音樂、也有想像姊姊一樣精通樂理的願望，我感到罪惡。「我有兩個爸爸，三個媽媽。」堂妹伸出短短的手指比了個「五」，然後揮動那隻小手向我與母親道別。

有天她騎車碰傷了眼角，她說不疼。多年後，我才知道，痛的不是傷口，而是為她擦藥的人，不是她的親人。

長大後我終於懂得「人生無常」，指的就是分秒逝去的時間，如東流入海的水，沒有改變不了的，更沒有一定會被改變的。上一刻瞬間虛無成灰，然而回憶卻恆久留存——我咀嚼著無力的複雜的歲月，探頭出窗外望向她空了多年的家，紅色的屋瓦刺眼，佔了視線三分之一。

有些人擁有財富，卻無法感受到真正的愛；有些人本是平凡，卻能在平凡中享受天倫。有些人自命不凡，有些人局限自己於命運。其實每個人都是折翼天使。曹雪芹筆下寫道：「靜水流深，滄笙踏歌；三生陰晴圓缺，一朝悲歡離合。」這就是人生，花落花開，不都歸向同一個地方？堂妹那空蕩蕩的家，空蕩蕩的她的畫，她畫的魚在笑，但她自己並沒有笑。

她有母親，母親愛的卻不是她。



## 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高中組—首獎

長大後的我仍然在同一個地方，在原本的地方等她。走過那段路，走那段心路，即使等不到她畫畫的身影，我還是會等她，直到她覺得這裡像她的家。讓她知道，這個世界上，仍有人真心愛她。

